

第五十三回 真賢良小心全婦道 淺見識百意振夫綱

話說文卿娶了寶珠，如意遂心，朝歡暮樂。過了幾天，落下一天大雪，世界光明，樓台皎潔。文卿、寶珠著貂裘，黃昏時候，房中下了珠簾，繡幙炕上，設著疊褥重茵。夫妻對坐，擺下酒肴，紅爐暖酒，炕前燒兩個火盆，紫雲、綠雲在旁行酒。文卿調笑頑耍，又教群婢小拍清歌，好不有興。文卿笑道：「倚翠偎紅，淺斟低唱，正是人間天上，富貴神仙，堪笑人家錦帳中，旨酒羔羊，終不脫武夫氣象矣。」寶珠低頭一笑。文卿道：「我今天高興，在書房中寫了一幅對子贈你，取來你看如何？」回頭著小環到外邊同書童要來。

少刻取到，吩咐紫雲掛在壁上。寶珠一看，泥金盤龍箋紙，寫著對句是：

「帳啟九華迎寶扇，妝窺半面捲珠簾。」

落款是簪花學士書，贈寶珠可人。寶珠看罷，心中不悅，微笑道：「這是什麼頑皮，你把我當誰，未免錯會了意。快收起來，被人瞧見，成什麼意思？」

文卿冷笑道：「誰敢管我？偏要掛在這裡！」寶珠道：「掛就是了，須知你面上也不甚好看。」文卿道：「我前日見人行那頂針續麻的令，很為有趣，你能贏得我，就把對子收掉。」寶珠道：「怎麼行法？」文卿細說一遍，寶珠道：「這也容易，你先起句。」文卿想了想，道：「福履綏之。」寶珠道：「之子於歸。」文卿道：「歸哉歸哉。」寶珠道：「哉字難接呢。」文卿道：「接不來，吃一杯。」寶珠道：「什麼接不來，哉生明。」文卿道：「明明在上。」寶珠道：「上天之載。」文卿道：「載馳載驅。」寶珠道：「驅馬悠悠。」文卿道：「悠悠蒼天。」寶珠道：「天降玄鳥。」文卿道：「鳥鳴嚶嚶。」寶珠道：「嚶其鳴矣。」

文卿思索好一刻，接不上來道：「這令沒甚意味，我不來了。」寶珠道：「不來吃一杯罰酒。」文卿冷笑一聲，寶珠已將酒送到面前。文卿變色不語。紫雲取過杯子來道：「我代了這一杯罷。」笑著一飲而盡，文卿才笑了一笑。又飲了幾杯，文卿道：「我又想著個好令，我們何不行一行？」寶珠道：「任你什麼令，總難不到我。」文卿瞅了他一眼。寶珠自知失口，俯首無言。

文卿道：「集詞牌兒，我先說個樣子。」念道：

月兒高，繫裙腰，十二欄杆步步嬌。

寶珠道：「很好，我只怕說不來。」文卿頗為得意，陪笑道：「說不來，罰酒就是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也待我想想看。」略略思索道：「有倒有一個，就是不好，萬不如你的。」文卿道：「你說給我聽。」寶珠念道：

意難忘，罵玉郎，沉醉東風錦帳香。

文卿不由得叫起好來，又說道：

金縷曲，清平樂，魚遊春水西江月。

寶珠大贊道：「更妙，湊拍已極，而且香豔絕倫。」文卿道：「你再說個好的。」寶珠道：「我那有好的說出來？不過聊以塞責罷了。」隨口念道：

念奴嬌，惜奴嬌，海棠月上玉樓霄。

文卿拍案叫絕道：「詞出佳人口，愈覺俊逸清新，我竟愧不如也，我再說一個。」因念道：

醉花陰，楚江情，雙勸酒待奴剔銀燈。

寶珠道：「底下換了八字，不知我可說得出來。」笑了笑說：

玉芙蓉，一點紅，如夢今巫山十二峰。

文卿聽他越說越好，心裡反不樂起來，再想想自己的實在不如，不免有些妒意，臉上顏色，大為不和。說道：「我同你比酒量，一口一杯，沒有巧討。」回頭對紫雲道：「暖十壺酒來伺候。」

寶珠道：「那使不得，我不能多飲。」文卿道：「那不能。」就斟一大杯來敬寶珠，寶珠推住杯子道：「請自飲罷，我實在量淺，不能奉陪。」

文卿走過來，將寶珠摟在懷裡道：「你不飲這杯，就是瞧不起我，我即刻不依你。」寶珠道：「這是什麼脾氣，究竟是頑笑還是認真！」文卿道：「說頑笑就是頑笑，說認真就是認真。這杯是你吃定了！」寶珠道：「吃就是了，何必生氣呢！你也慢慢讓我吃。」文卿道：「我候乾呢！」寶珠只得做了幾口吃下去。

文卿倒又斟了一杯送來，寶珠道：「真吃不得了，你饒了我罷。」文卿哪裡肯依！紫雲怕他們爭竟起來，忙陪笑道：「從來說將酒勸人無惡意，我們小姐理當領情，但是量窄，勉強不來，方命之愆，還求姑老爺原諒。況且紅症初好，就是他要多飲，姑老爺還要阻攔他。」

文卿道：「既不吃酒，我也不強你，好好唱支曲子，我就替你代飲這杯。我叫紫雲吹笛子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幾時見我唱過來？這不是無緣無故的纏人？」文卿道：「你不必瞞我，快些唱好多著呢。」寶珠道：「什麼話，我也不好意思，家裡人多多的，聽見了成個什麼規矩！你也給我留點臉。」

文卿厲聲道：「寶珠！請你放明白些，今天看誰拗得過！」寶珠道：「你今日奇了。你把我當作什麼人看待？」文卿道：「我知道你是個大經略，出將入相，但是在我面前，少要使架子，那些威風如今用他不著了。」

寶珠粉面已紅，冷笑道：「你吃醉了。」紫雲見這光景，忙上前笑道：「姑老爺要聽那支曲子，我來代唱。我們小姐連日受了風，嗓子啞了，唱不上來。不然，姑老爺要唱，有什麼難呢。」文卿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，可別來討沒意思！快去吹笛子，也不必怕他不唱。」

寶珠此時，滿面嬌嗔，一腔怒氣，又不敢發作，低著頭默默無言。文卿道：「難伺候呢，究竟唱是不唱？」寶珠還是不語，不免落下淚來。紫雲過來，使個眼色，取過笛子，對寶珠道：「唱那支呢？」催了幾遍，寶珠長歎一聲，用帕子拭去淚痕，才唱了一句「天淡雲間」，文卿道：「我最不聽《小宴》。」紫雲道：「姑老爺點一句。」文卿道：「我不懂得。」寶珠又唱《懷春》。

然不要，換了三次，唱了支《刺虎》，唱得悲壯淋漓，聲淚俱下。

寶珠唱罷，悶悶而坐。文卿又要猜拳，寶珠又得勉強從事，心中總是不歡，粉頸頻低，秋波懶盼。寶珠這副絕代花容，無論什麼人見了他，百鍊鋼都要化做繞指柔。他此刻盤腿坐在炕上，一手摸著繡鞋尖，一手將個小指頭咬在嘴裡，低頭無聊，脈脈含情。那種含羞帶愧的樣子，愈覺嬌媚可憐。

文卿越看越愛，心都軟了，不覺又婉惜起來，就一把抱在懷裡，用手扯他頸上金練子，又弄他耳朵上金秋葉，想出幾句閒話同他談，問道：「你會幾支曲子？」寶珠道：「也不多幾句。」文卿道：「你姐姐也會唱呢。」寶珠點點頭。文卿道：「你們姐姐難說話呢。」寶珠道：「雖然難說話，卻是理能服人，並不無緣無故的同人鬧脾氣。」

文卿嘻嘻的一笑。在他臉上聞了一聞道：「好香。」又握住他一隻小金蓮笑道：「你的腳真值一千兩碎金子，瘦不盈指，全不現呆相，握在手中，又甚棉軟，足可助興。我見的小腳也不少，總不如你們姊妹兩個，苗條飄逸，動人愛憐。」扯在膝上，賞鑒一回，笑道：「你還疼不疼？」寶珠搖搖頭。文卿道：「這麼一點子瘦，難道一些不疼的？」寶珠道：「我十二歲才裹腳，卻是疼的難受，連走路都不便當，後來在外邊習慣自然，也就罷了。」文卿道：「真嗎？我來捏捏。」說著，捏了一把。

寶珠雙眉微皺，用手來推。文卿道：「到底叫你受不起了。」寶珠視了他一個白眼，綠雲連忙走了開去。寶珠道：「酒也多了，可以放我下去散散罷。」文卿道：「很好，我也不能多飲了。」二人攜手下炕，吃了幾盞濃茶，擺上晚膳。文卿來扯寶珠同坐，寶珠道：「我心裡不自在，你請用罷。」文卿道：「沒有的話。」就一把扯了過來。

寶珠卻不過他，只吃了幾口，就不吃了。文卿用過飯，二人坐了一會，就睡了。次日，文卿進衙門，寶珠厭厭的坐在鏡台前理妝，紫雲在旁伺候，紫雲笑道：「不知是種什麼脾氣，真不容易伺候呢。」寶珠道：「我久已知道有今日，不是早同你說過嗎？想起從前的事，好似一場春夢。」

說著，不覺珠淚雙垂，紫雲歎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倒不必傷心，隨遇而安罷了，況你身子不好，若出點長短來，不是自尋苦吃麼？凡事讓他些，也就了事。」寶珠道：「我還不讓他嗎？你是知道的，我在戎馬叢中，出令如山，殺人如草，也沒有怕過一個人，還不知多少人怕我呢！就連那些蠻寇，都是亡命之徒，見了我個影兒，無不亡魂喪魄。到如今威風使盡了，也不知什麼緣故，見了他好象怕他似的，一點都不敢強。」

紫雲道：「這有一定道理，也非偶然。」寶珠道：「我見他同你倒好呢。」紫雲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，他同你何嘗不好？不過是這個古怪脾氣。」寶珠道：「他同你為何不鬧脾氣呢？」紫雲道：「也不見得。」寶珠道：「從來樂極生悲，我們也過於樂夠了，想起來倒難以為情。但我明知不能長久，過一天是一天罷了，何必同人計較呢？不然我……」

才說了半句，只聽簾鉤上金鈴響動，走進來一個大丫頭，笑嘻嘻道：「少奶奶，太太說這野雞爪很好，送給少奶奶的，還有幾枝人參，昨日人家孝敬太太的，說老山九天，很配少奶奶吃，也教送來。」寶珠見是夫人房中得用的丫環喜紅，連忙拭去淚痕道：「又要太太費心，前天給我的參還有呢，倒累你了。上去替我道謝。」紫雲收了物件，喜紅去了。

許夫人見喜紅回房，問：「少奶奶可曾起身？」喜紅道：「少奶奶梳頭淌眼淚呢。」夫人大為詫異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忙教喜紅去喚紫雲，少刻紫雲到來，夫人問道：「紫雲，你小姐為何淚下？什麼事不如意？」

紫雲隱瞞不敢說，當不起夫人再三窮追，紫雲只得將昨晚吃酒的話，細說一遍。夫人大怒，冷笑道：「無緣無故的混鬧，叫他怎麼過得日子呢！」就一疊連聲叫喚喜紅，叫了桂兒進來。

紫雲嚇呆了，忙道：「太太息怒，不要帶累婢子。姑老爺不在家，到衙門去了。」夫人怒不可遏。只見寶珠走進房，笑盈盈的見過婆婆，夫人一把扯住手道：「好孩子，你看我的面子，不必同這個畜生計較，我自然替你出氣。」

寶珠勉強低頭一笑。夫人道：「這畜生脾氣也是我慣成了，他以後再這樣混帳，你只管來告訴我，有我在一天，斷不教你受點委屈！」寶珠道：「太太的恩典，是真沒有得說的。但恐我薄命之人，消受不起。」夫人道：「孩子，別要挖苦我了，總怪這畜生不好，我總教你過得去。」

寶珠歎道：「太太別替他加罪罷，他那人是不好惹的。」夫人道：「怕什麼？有我呢！他別糊塗，他那一件配得過你？」寶珠不言語。夫人道：「現在九天，你將那參多吃點子是好的，我這裡不少呢，你可不必省。」

寶珠道：「多謝太太費心，我的還有好些呢。前天娘同姐姐又送了一合來。」夫人道：「今天寒冷，你衣服多加些，我給你那玄狐襖子，你用不用？夜裡也要多蓋被褥。你身子不好，不要由他的性兒，他很不是東西。」寶珠一一答應。

夫人對紫雲道：「少奶奶丸藥，可是天天給他吃？」紫雲道：「天天臨睡，就給他吃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很好，怪不得你小姐愛你，連我也喜歡你。我看你倒知事，我就托你了。」紫雲道：「太太放心。」夫人道：「就是飲食，你也要用心照管，天氣冷，不是當要的。」只聽銀屏喊進來道：「嫂子在這裡呢！」

寶珠忙迎出來。銀屏笑道：「教我各處尋遍了，誰知你躲在娘房裡。」寶珠道：「也是才來，早知道妹妹尋，我趕來就教了。」銀屏道：「好姐姐，你真會說話，我可當受不起。」夫人道：「你有甚話講麼？」銀屏道：「話倒沒有什麼說的，要請姐姐替我代筆。」寶珠道：「你不可不必取笑我。」銀屏道：「真的，誰敢同你說笑話！我實在弄不來。」

寶珠道：「妹妹弄不來，只怕我更弄不來。」銀屏道：「好姐姐，你不必謙，你比我們高萬倍呢。不是我說，就連哥哥也不及你。」夫人道：「你且說什麼事？」銀屏道：「昨日大雪，坑死我了。」夫人笑道：「什麼話！」

銀屏道：「今天爸爸見了我，出個對子給我對，好不為難，我說對不起來，爸爸不依，限今天成功。聽說舅舅升了直隸，此刻出門打聽去了，回來就要繳卷，不然只怕有挨打之苦呢！姐姐你說冤不冤？萬分無奈，只得來請姐姐救我，免得妹子挨打。或者明天哥哥打起姐姐來，妹子還來講個情呢。」說罷大笑。

夫人笑道：「你看這丫頭可恨不可恨，他求人還拿人取笑呢！」寶珠道：「你且告訴我，什麼對子？」不知銀屏說出什麼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